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萃新門

申赦官刑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士習徇時者三○人心渾厚風俗純一時則士大夫之心閑於禮而自安朝廷清明憲令振肅時則士大夫之心循於法而自守禮維不張法防復撤時則士大夫不知愧恥不知畏飭而蕩然於禮法之外矣嗟夫風俗之美惡士大夫爲之也士大夫之風俗世道使之也夫素絲謹羔羊之節行樂遵鴻漸之儀雍容乎三千三百之中折旋乎規矩繩尺之内此上焉以禮自安而無俟乎法者也此三代而上盛時

之士也國有經制動知所遵承朝有彞章恪謹乎操守左繩右規昭然日星之不可欺也綸言渙號信如四時之不敢渝也此中焉以法自守而不悖於禮者也此三代而下平世之士也若夫蕩跌於繩墨而視名檢爲拘因踰越於憲章而視律令爲何物則夫俗流失世敗壞吾甚悲夫世變之至此極也然則脩明典禮昭揭憲度必使繩繩而不紊斷斷而莫移爲人上者烏得而已諸尚可執寛大之說而聽其縱肆之情廢振飭之典而便其跌蕩之趨乎

禮立則去與立○所以防範斯世者在乎禮所以維持是禮者在乎法益禮者法之所由立法者禮之所自行禮猶規矩準繩而法則方圓平直之不可踰也禮猶權衡尺度而法則

輕重長短之不可越也禮立則法行禮失則法廢欲士大夫之守法可不使士大夫之知禮乎是故人能以禮自律也則盡瘁事國朝夕靡遑徇國忘家夙夜匪懈崇羔羊之節厲冰蘗之操畏禮義如畏三尺而清議所臨甚於芒刺推是心也其敢徇情以撓法乎其敢舞文以弄法乎又其敢誣上行私以自褻其法乎操履持循眞可以對天地質鬼神矣或者不能以禮自防也則侈心一生而簠簋不飾者有之欲心一動而苞苴肆行者有之當甚醉醲當饑飽鮮饜帛櫝金笑與祿秩吾身跌出於防閑之外則雖金科玉條爛如日星亦將無復畏忌矣故人情苟徇公議何恤私意可行物論奚顧毋怪乎以私而害公以情而敗法也是以古昔聖人崇節儉以厚

屏俗明理義以淑人心汲汲而不敢緩者非特為是禮慮也亦所以為是法慮也

稽古偉議 三代禮法兼用○夏之道渾然而誠確商之俗峻厲而激發周之政忠厚而優柔隨時補弊雖不同術禮下馭臣皆有定權且求賢則當饋而起聞言則下車而拜禹之遇臣此心也求彥於昧爽之時聘士於有莘之野湯之遇臣亦此心也嘉魚推樂與之誠卷阿示豈體之意成周聖人亦此心也然數聖人之傳心固在此而亦未嘗無傳政者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彼三代獨能廢法乎故政典之立不貸乎先時後時之誅官刑之制不恕乎三風十愆之戒與夫周官董正之一篇冢宰馭臣之八柄禹湯此

政也成周亦此政也夫以三王盛時君臣相與之際豈不能一以忠厚而猶時出震厲之術陽春之噓濡雪霜之凝慘天地成功固應爾也

問周先禮後法○有商盛時以禮制心之道作興于上而居官涖職者周旋於經制之中固不待上之人維持戒勑之嚴也酣歌常舞姑爲有位之防貨色游畋預致淫風之戒此蓋立禮之大防而法其末也蓋至于周不惟教中以防僞而八柄詔王所謂誅以馭其罪凜然秋霜烈日之嚴矣當是之時百僚庶尹罔湎于酒而以欲敗禮者無有也無載爾僞而以私壞法者無有也然則禮以防其微而士大夫操履之純正者初無用於法法以制其流而士大夫畏威而寡過者自然

循於禮義出乎彼則入乎此入乎此則出乎彼也

法祖嘉猷本朝四維之化○國朝以儒道立國受命之日五星聚奎識者知其爲文明之應自是以來儒先輩出相與講明斯道以淑天下士夫之心鳶飛魚躍孰不以禮義廉耻自將故授以翰林而辭翰林授以樞密而辭樞密是何進退之有禮也西夏之難劉平以罵賊死欒儂之變趙師以叱賊死何其死生之有義也官居鼎鼐而無樓臺之趣身平江南而惟圖籍之載上而爲將相者其廉若此況其下者乎羅元之禁卒不忍張虜人之軍以誤主將長安之鐫工不忍勒元祐之碑以辱司馬公賤而爲兵若工者其耻若此況其貴者乎是則上自廟堂下暨閭閻莫非禮義廉耻之俗也豈非祖宗

扶持道統天涵地育之效歟

先朝禮法興化○洪惟本朝聖聖相承以禮維人心於文明之運而且不廢法以檢制人心於矩度之中禮書修於列聖之盛格令備於累朝之修上下持循中外遵守所以扶持國祚於千萬年之久者此其具也故先正諸公類皆厲勤自將公忠自律不聞有戾國家之典憲者作帥成都龜鶴自隨來知陜州廚傳頓省清規如此固無敗禮之失矣爫及吾門抑而不進內降求恩卻而弗行公正如此固無害法之患矣茲非後人之軌範乎

時文警段

貪風已成之弊○朝廷不聞有去貪之政郡國不聞有劾貪之章士大夫不聞有惡貪之誅論幾年於此矣聖

天子躬親庶政總攬萬機詔旨風行刑威霜凛而後天下曉然始知廉爲可尚而貪爲可鄙嗚呼此何等習俗方且醉生夢死於其中而不知不覺蓋其始也小人爲之中也中人爲之終也則舉天下爲之矣始也猶畏人知之中也猶畏大吏知之終也則不復有所畏矣苞苴踵來賂遺坌集既溺貪吏之餌官以賄受郡由貨取遂有貪吏之種脂膏自潤囊橐日豐徒肥貪吏之身痛入肌膚怨歸骨髓廼稔貪吏之毒嗚呼其禍烈矣

禮刑相爲表裏○禮之與刑相爲表裏者也天秩天討相待而行者也格承否威威帝不廢以道以齊聖人格言非禮制無以防範人心非法令無以糾齊人心必於是而申明振飭

之一時扶偏捄弊之術其足以厲忠厚之體哉彼其以縱敗禮者既徹寃族之聽則小懲而大誡之其將何辭以自免至於以私害公者大明黜責以厲之則其罰豈容佚邪如是則有禮義廉耻之心者芒負於緣禮之過而覩三尺憲綱凜乎如斧鉞之在前矣懲其一以勵其餘棄其舊而作其新使之畏於法而亦於禮由於禮而合於法則人心之渾厚風俗之純一于以復上古之風亦奚難者

貴士所以貴國〇楊雄有言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古人所以貴其士禮其臣者獨能使之以理義自閑而無冒法未嘗俟其出於禮法而御以刑法也後世往往取不能無犯法之人而列諸位則

不免以法御之矣吁御之以法非國家之利也盍亦使之而自淑於理義與理義君子之大閑身與國相爲重輕者也斯人也以道德自修以功業自任隱然爲天下國家元氣之流行豈規規然慮其禮法之不守哉

綺語駢珠

爲國以禮非禮不立也立者可以仆乎
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肥者可使瘠乎

名教有樂地何逐利而忘義　聖帝明王經制大備
王道皆坦塗當習是以勝非　卿士大夫禮法是遵
設刑重令假之以厲法禁也　禮經法則乃名教之大防
學古明道安之而由禮典也　制度紀綱亦天理之攸寓

官刑之制具訓有嚴非少恩也　寬仁忠厚國之體也
常刑之用斥絕弗貸非過苛也　禮義廉耻士之維也
大也爲之防人猶得以踰之而名教之防人自莫踰
嚴也爲之禁人猶得以犯之而禮法之禁人自莫犯
俗流失世敗壞能蠹天理也不能終勝天理也
棄禮義捐廉耻能害人心也不能終亡人心也
恐懼於不睹聞之地而心君之防甚於禮之防
存養於未梏亡之時而心官之禁甚於法之禁
存典憲以維士習不如相安於義理之中
設防範以綱世治不如相忘於名教之內
酣歌常舞徇貨游畋非士習之美行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乃建中之大德

當今獻策惟守禮則畏法〇國家以理義淑士大夫之心以仁厚養士大夫之氣又以禮貌養士大夫之望為士大夫者宜知所以自重而近世為士大夫者吾切惑焉禮不可越而以縱敗之法不可紊而以私害之猶勤奏牘之上陳至使刑辟之忍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清明之朝天禮法貴於並行公私不能並立節操不勵則曲法徇情之患生防檢不嚴則賄緣請托之路啓禮之亡法之所由廢也誠使士大夫能如楊震之公廉清白祭遵之克已奉公無一毫縱欲之念則豈不能持守去度使造請者不敢干以私如裴垍之川心乎豈不能清談終晷使干以私者聞言而自愧如楊綰之清節乎

若是而猶以私害公愚未之信也

當嚴贓吏之法(一) 嘗謂養雞者不育狸牧獸者不育豺植木者去其蠹保民者誅其賊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漢法贓吏禁錮子孫唐制贓吏杖殺朝堂懲奸去惡不可以廢近歲以來政刑不修貪奸愈肆昔猶畏人之知今則彰彰然自詫其能矣昔猶巧為名色以掩其迹今則白晝攫金無所顧忌矣遂使上澤閼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赤子之彫瘵日深貪吏之侵漁愈急欲望民聚之效豈不難哉

當嚴理義之閑 風俗日趨士習日靡計得失於毫釐之末爭鬬贏於圭撮之上苟且乎勢名之會誇詡乎利祿之場于

何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乎吁其如脂而如韋乎其
媚竈而媚奧乎其與鷄鶩爭糠粃乎其能震聾洪鍾啓斯世
之盲聾乎其與波同流隨輪轉境而方寸之宇宙蹙狹刻削
乎且吾天性本固有也吾物則本純懿也何至使人慾滋熾
大理滋絕而上徹冕旒之聽下勤奏對之煩也何至驕奢淫
逸私自宴安以廢禮法而邊鄙未寧之不及慮也何至賄賂
為市私自豐殖以廢禮法而盜賊未息之不及念也何至廣
宮室妻妾之奉私自般樂以廢禮法而民生未蘇之不及憂
也又何至苟且謀身容諛取悅以廢禮法而泯然不以天下
國家為事也故曰理義君子之大閑也人主之用人要亦辨
於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刑法不預焉也其華卿士大夫習尚

之弊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生意收結在褒廉而黜貪○毋亦察夫吏之溺於富貴而安於命義者尊而寵之以激天下愧耻之心可乎即大吏之篤於守道而樂於居貧者超而用之以勉天下愧耻之心可乎夫有意於懲貪而廉者未嘗用則彼亦何愛而不爲貪也立法以黜汚而清者未嘗褒則彼亦何顧而不爲汚也不然愧耻之心不生雖遵祖宗舊制而杖李瑶是一李瑶而止也貶趙礪竄李羨是一趙礪李羨而已也果足以大變其俗哉昔者張武受賂文帝所當誅也而反賜之金長孫受財太宗所當罰也而反賜之帛文帝太宗果何見哉豈非所以作其愧而動其耻邪人而知所愧耻則寧爲首陽之餓而不肯爲季

孫之富矣尚何贓吏之足憂不識執事以爲如何

禮法所以律貪○雖然禮法之亡心術之不正也心術之偏學術之不明也中庸之訓在於謹獨士大夫而服膺乎此則知戒謹恐懼之或間流爲小人之無忌憚矣其可以縱而敗吾之禮乎大學之教曰毋自欺士大夫而銘心乎此則知暗室屋漏而有愧不逃神明之照臨矣其可以私而害國之法乎學術旣明心術自正以此脩身以此事君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固本原之論執事以爲如何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所以體貌大臣厲其節也(賈誼傳)古

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汚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同上）

歷代事實 舜鞭作官刑（舜典）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胤征）湯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常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伊訓）周太宰六典五曰刑典以刑百官以入法治官府六曰官刑以正邦治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又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小宰令于百官府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大司寇四曰官刑上

能糾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六曰議貴之辟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二曰官禁宗官漢武帝元朔元年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本紀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坐刺語誅光武帝紀諸葛亮表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宜付有司論其刑賞出師表唐高宗時魏元忠言刑正則君子勉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強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罪止削除漏綱吞舟何以過此射

皇朝典章太宗興國二年詔曰尚念戰爭之後頗虧廉恥之風雖在縉紳之間猶競錐刀之末乃至奉使郡國作鎮藩方

罔守不職之言親與細民爭利宜申約束以勵清廉會要興國八年作戒諭辭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　眞宗咸平二年上曰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於進用者浮薄之風誠不可長乃命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　仁宗天聖九年詔曰公卿大夫所宜勵名節以厚風俗而或枉己以正名行險以沽寵詆誣執政干擾有司藩方多所徼求使者弛於刺舉營私冒祿朕焉望何凡在位之臣其務修警毋流邪枉以速邦憲　英宗治平二年詔曰內外因循惰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赤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幸其進又沽飾名譽以徼所知夫憸黠苟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者無以勸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並長編高宗紹

興二年詔曰繼今小大之臣咸各同心體國崇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寘典刑𣪧七年勑榜朝堂曰自今內外之臣毋尚浮華毋崇虛僞毋苟歲月以棄時毋事空言而廢務協心戮力竭忠𥁞慮以成今日之治有功則賞失職必罰黜孝宗即位詔曰咨爾分土之臣毋滋獄訟毋縱吏奸毋奪民時以事土木毋掊民財以資餉遺有一于此必罰無赦 淳熙乾道六年詔曰屬者訓告在位申飭檢押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百執事之間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滋便文自營以爲習𢂽稜不决以爲能以拱默爲忠純以謬悠爲寛厚隆虛名以相尚務空談以相高責之事則身嬙激之言則氣索曾微特立

獨行之操安得仗節死義之風或不從朕言罰及爾身弗可悔同上

先正論建○陳亮上光宗曰比年以來士大夫趨向往往甘於苟且溺於卑汙爵祿是慕義命有所不安貨財是黷典章有所不畏且贓吏之禁成法具存揭若日星照然甚明然猶有冒三尺而不之顧者蓋其好利之心太勝而未能遽革也臣願陛下奮乾之剛用夬之決罪狀昭白者即嚴賜誅斥明示勸沮以風厲天下

文集菁華東坡云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

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今亦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

申敕官刑二　以貪墨有誅立說

案頭鼕鼕打五更謝令推不去此非吳縣之謠乎狗吠何喧喧使君要覓錢此非廣漢之謠乎甚矣貪吏之見疾於民也苞苴民肌髓也繫橐民膏脂也竭萬姓錙銖之積以贍一夫溪壑之求使鄉閭里落之間汲汲然庶上之需而不足以贍何其忍而不德耶盖自公道不行為吏者懷金可卻而權門餽獻不可無簠簋可飾而過客廚傳不可闕以有限之俸而

應無窮之需不取民而何取哉若是則行錢之道惟恐其不多生魚之獻惟患其不數雖欲廉而不暇矣君天下者欲戢贓吏以蘇吾民必有清源正本之道矣

策段 且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在帝者之世似若未害治也虞舜斷然之以凶族而亟去之者何也厚遺左右求以營在任若之世似亦無足怪齊威王斷然召之而烹者何也此無他貪惏掊刻之徒不足以禮義廉恥化也借一人以令天下而天下之人無所不畏吾何憚而不為之耶

祖宗以寬仁治天下而獨於吏之瀆貨受賕者必繩以法令人販易自今觀之若可宥也而大者寘之極典小者不免於除籍犯法配隸自今觀之若可矜也而特詔遇赦不得放還

已放還者不得敘用范航以贓敗流黨之罪既加其身矣而其子且不免於鐫職鄧栩以贓敗元祐遺直嘗念及其父矣而其身卒不免於編隷惟其貪濁者之有所懲故清介者亦有以自見

粵自權貪當國聚斂積實十倍緡雲棓刻多藏百踰崔烈郡縣私獄無非具載之珍刹第穹沉半為設獄之所護疽嚴帥幾於受璦弁而僨軍沉痾罷倖幾於受女樂而曲獄為之鷹犬者或受伯石之邑憑其城社者至澤慶封之市近而化之則殉于貨色者有位卿士也獄貨惟寶者百官族姓也遠而化之則惟貨惟來者有邦有土也揔于貨寶者世臣子孫也上下交征心術壞爛亦幾年于茲矣

近歲皇上月正元日親灑宸翰申飭官刑訓廉一銘貪風是戒凡有臣子自宜洗心易慮體朝廷厚待士大夫之意而亦以厚自待可也而貪風未革吏習愈偷邇者至煩奏牘按贓墨以上聞聖慈奮威斷以親決一二搢紳之士曾爲民望之所瞻者一旦重置刑辟嘗列仕路之清班者一旦遽嬰木索皆其自取耳豈我皇上天涵地育之德獨于此輩而忍之哉夫刑不上大夫自是國朝愛士大夫之仁也上以禮義廉恥待其下自是我朝勵士大夫之化也而敎之不遵冒禮干法黷貨殘民爲民而戢吏亦所不得已耳

事料 縉雲氏有不才子冒於貨賄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至堯流四凶族左文十八年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爲之聚斂而附

㢘之子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漢張武
爲郎中令受賂覺文帝賜金錢以愧其心前漢書唐太宗疾貪吏
痛懲之乃閒遣人遺諸曹一吏受縑帝怒詔殺之裴矩曰吏
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卽行法所謂罔人以罪裴矩
傳長孫順德爲驍騎將軍以受賕爲有司劾帝因賜帛數十
愧之唐書元載縱諸子關通貨賄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
主書大曆閒帝遣吳湊收載係政事堂詔劉晏等訊獄籍其
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唐書陸贄論裴延齡
奸蠹書延齡以國家大計委於有吏末流當黜者無賄而不
支贓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賄賂公行陸贄昔子貢孔堂
高弟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貪貨杜預晉良亦以受餉見疵

杜黃裳傳德宗朝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
宦官武將得以籍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
亂天下豈非欺罔耶唐史憲宗朝潘孟陽所至飲酒游山多納
賄賂上聞之罷其度支監轉運副使唐史
本朝太祖建隆元年商河縣令李瑤受贓杖殺八月永濟縣
主簿郎顗坐贓一百七十萬棄市三年廣濟縣令李守中坐
贓决杖配海門島　真宗祥符元年晉城縣令王琰一縣主
簿苗文思皆坐枉法受賕抵死詔刑部以其事告諭天下
仁宗天聖二年工部侍郎知徐州李應機貪暴不法上曰外
臺耳目所寄當職靡言咎將誰執詔轉運使劉明恕李允元
提點刑獄尚霖郭位特免勘各贖銅二十斤　慶曆四年錢

仙芝貸命決配沙門島坐知秀州受枉法贓罪當死特貸之
建炎四年高宗曰祖宗時贓吏有杖朝堂黥面刺配尚爲輕
典若是贓吏不須問文臣宗室但倚苛虐掊克吾民須重與
懲戒又曰贓吏害民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贓吏
死徙未嘗末減今雖未欲誅戮若杖脊流配不可貸也二十
七年詔曰昔成湯制官刑以戒有位徇貨之愆時謂淫風臣
下不正其刑且墨況犯者哉欽聖孝宗隆興二年令後敢有
受財爲諸兵將營求差遣贓滿者當以軍法從事隆興十年
詔曰若乃貪饕無厭與貨爲市漁奪百姓侵牟下民有一於
斯足粃邦政今後命官犯自盗枉法贓罪抵死者籍沒家財
取旨決配欽聖淳熙六年御筆付宰執疾曰官吏貪求自有常

憲[illegible][illegible]不肖皆共知今已除郡帥湖南毋憚豪強之吏當其
以聞有誅賞而已[illegible]孫洙云古者畜馬代冰之家不畜雞豚
牛羊其厲廉恥如此之嚴也今高冠大裾而謀貨利者天下
紛紛也孰謂弁冕之下而皆賈人乎平日坐官府據案几失
棨襜如出擁車騎夾以吏卒呵道遮列眞若雍容知耻者一
日去適他郡探囊橐市取貨産手計心畫刻剥奇贏舟水陸
車轉輸千里盜關市之征奪商賈之息奸利如此而復付之
郡縣寄以吏兵責以治行廉淸甚大謬也

申敕官刑三　以嚴酷有禁立說

策頭 能宣德澤吏有政績紹興天子必欲迁擢以勉其吏術
良老成可爲靜重嘉定廷紳必欲崇奬以待其吏夫循吏吏

也能吏亦吏也吏患不循也亦患不能也循者可用能者亦可用何必有循能之分也蓋奉法循理愛民厚俗者可以為循吏治劇剸繁摘奸發伏者可以為能吏優游和緩者可以陶忠厚之風嚴厲振發者可以責事功之實無循吏則無雍雍之善化無能吏則無赫赫之治效有天下國家者其可一日而無循吏一朝而無能吏哉

策問　昔者子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及興兵盡殺之乃止則寬不可為也後世亦有以寬而廢治者周季之陵遲元帝之優游德宗之姑息是也魯以野吾御馬而窮其力顏淵觀其故而知其失焉以[illegible]傲人以馬敗焉則[illegible]可為也後世有以猛而[illegible]治者[illegible]嬴秦之強[illegible]宣帝之刑名武后之

羅織是也善乎夫子有言曰政寛則民慢政猛則民殘寛猛相濟政是以和苟得其中寛而有制威而不猛則可以爲治矣

國體以良吏尊國事以能吏集良吏之進也以德則可久以業則可大禮義由之而出紀綱由之而正風俗賴之而善朝廷賴之而重能吏之用也隨時而酌宜因事而制變議論待之而通蠹弊待之而革機務資之而成績用資之而遂由是而論則知良吏之與能吏要不可以偏廢我朝吏治烝烝良能並用以良吏見嘉於太宗朝者錢若水其人也以能吏見用於眞宗朝者張詠其人也者百年間登進善類分别表著良吏既已登庸選用才智參錯中外能吏亦復在職故宜當

代之治超越乎百世之上而不可企及者非職此之由乎嘗謂物以罕得爲貴事以罕見爲奇史氏之紀循吏亦猶是也夫堯舜三代之時吏未有以循名者非無循吏也舉天下而無非循吏也於吏之中而獨表其一二以爲循則其不循者多矣麒麟之異於走獸也凰鳳之異於飛鳥也所以爲人所貴者以其時少耳嗚呼孰謂循吏乃至爲後世之麒麟鳳凰乎故吏以循名非盛世事而實自遷固始史氏之寓意深矣

近年以來吏治以嚴而濟不嚴則坐罷軟不勝任之譏吏名以能而顯不能則受鹵莽不稱職之罰蓋今日上下中外之遞相督責者以苞苴賂遺爲急而苞苴賂遺之所從出者以

侵漁雄剝爲務雖有國計歲貢之額適爲挾公逞私之資於是文移急於星火誅求及於骨髓稍有不辦即嚴刑重法以從事雖破家滅門鬻妻賣子有所不卹聖天子嘗於月正元日渙發德音寓之箴銘用埀勸戒吏聞斯言當以聖天子卹刑謹罰之心爲心而愛養吾民毋以國計歲貢之額而暴征苞苴賂遺之貨至於嚴刑重辟以殘民矣

事料 甯成武帝欲用爲郡守公孫弘曰成爲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爲關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暴如此傳 義縱 張湯以峻文深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食貨志 嚴延年爲河南守號曰屠伯本傳 郅都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

室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前漢本傳)李林甫當國陰造大獄引吉溫羅希奭爲奔走推鞫詔獄溫與希奭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網(唐吉溫傳)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酷吏傳)

本朝眞宗祥符七年上曰聞陳堯咨用刑峻酷關中近方豐稔不宜嚴急詔曰決渠濟之不若省刑安之乃副朕意也(續長編)仁宗慶曆四年上曰如聞諸路轉運按察提刑發摘所部(官)吏細過務爲苛刻使下無所措手足可降勑約束之(同上)高宗詔興三年詔曰應爲士帥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仍劄付臺屬憲臣常加檢察(聖政)孝宗乾道二年內降詔曰獄重事也

用法一傾其平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幸免而不辜者罹酷朕甚悲焉卿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以當罪　淳熙四年臣僚言今日郡守為民害有二掊刻慘酷是也會要

申敕官刑四　以法行罰　近立說

臣愚按移風俗在人主維持禮法在大臣蓋士大夫風俗之樞機大臣又士大夫之表率田蚡受韓安國金而脫之罪丞則盜鑄金錢於下者吾何尤丙吉喜陳萬年之候謁而昇之御史則造請不避風雨於后者吾何怪公孫弘揉木阿意黃覇跳雀受欺則輭熟之背戶口之偽吾又何責其大臣士大夫

之望也動以禮法自拔然不言之化將自有以淑士習於禮法之歸否則雖道之而不吾從矣動以名教自檢則躬行之實將自有以約吏治於名教之趨否則雖令之而不吾應矣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孟子曰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士大夫之恪守官箴要非無故而自爾也

策段 人主堅一意以為轉移風俗之機則大臣當端一身以為倡率風俗之助蓋大臣所具瞻之地能為風俗者也惟清則可律貪惟靜則可止競惟剛則可立懦惟誠則可去偽反乎是則為風俗所化矣國朝崇重大臣謂其以身而表率百僚者也故先正大臣感上人待遇之厚而所以自待其身者亦厚在向文簡公進登端揆門無賓客廚傳蕭然其不敢以

欲敗禮者如此則人誰敢徇私以壞禮乎在司馬文正公身居相位立朝行已俯仰無愧其不敢以私害公者如此則人誰敢徇情而壞法乎此所以無愧於具瞻之任也

惟我國朝名公鉅卿經明行修皆知爲風俗之地英君誼辟意喻色受不難於轉風俗之機庫無羨錢室無奇玩則夷齊之高潔也迁官受賜嘗有愧色則臯夔之辭遜也志伊尹之志則天下爲憂大節不屈學孔孟之學則終身力行惟誠一字居是時也秉鈞當軸繩直準平而垂紳搢笏於中外者亦風行而草靡矣一麾帥蜀琴鶴自隨如之何而不清高從游政府書問不通如之何而不恬退使者趍召事以實對孰爲欺謾陜西小警勇欲自効孰爲偷惰揖清風蘸盛德不知幾

人矣此其聚豈一日哉
聞士有犯科舉之禁而刑之者矣未聞縉紳間有寡廉鮮恥薄於孝弟而寘之某刑也聞吏有以奏對不如旨而斥之者矣未聞朝著間有諛言諂行偷合苟容而聲之某罪也將帥之不法亦嘗有意於用刑矣然疎遠者及之而嬖倖者多不及也州縣之奸贓者亦有時而按發矣然無援者及之而有援者多不及也汴行貴近豈其然乎
自近年以來當國大臣怙恃君恩不恤清議假朝廷之官爵而應副知己之干求其清議之不予者如何而姑曰不足責特不過一知己之私庇耳託邊屯之供餽而增加科數之名色其清議不許者如何而如曰不足議特不過一科數之太擾

耳因國用之築底無稽而浮塵抑賞牙獎抑收其清議不容者又如何而亦曰不足病特不過一開利源以濟急耳最是父子之愛天性也父子之親天倫也而悖禮踰法之事乃暴著於家庭父子之間有閭巷小人所不為者而若於為之至為清議之所深責而亦不知羞伍何為者耶若是則欲申儆人臣之禁言請自大臣始

【事料】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左文十八 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家語 惟周公位冢宰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書蔡仲之命 齊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者於是人人務盡其誠史世家 陸贄云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

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議奏

本朝孝宗乾道元年上曰國家法令多寬官員犯罪遇赦皆原只厨得以下人可特與勒停　東坡云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者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措而不用云云　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六

萃新門

消弭災變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三才反常爲變○方今天下之變極矣大凡事以反常爲怪物以反正爲妖人主以一身爲三才之宗主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寧王侯得一爲天下平故三光全寒暑平四時運行六氣順應是天之常也一或反是則爲天之變矣車同軌書同文四海一家九州一統是地之常也一或反是則爲地之變大小德役於大德小賢役於大賢華夏全其爲華夏夷狄安其爲夷狄此人之常也一或反是則爲人之變

矣故在天非必虧盈益謙顯然於曆數之有歸而後謂之變證也凡日月失行星辰離次風雨愆期雪霜乖候皆厭亂與治之兆是天之變證也而何不祥如之在地非必變盈流謙昭然於版圖之有屬而後謂之變證也凡一家文軌中偶華夷萬里山河半分南北皆久離將合之兆是地之變證也而何不祥如之在人非必惡盈好謙灼然於離貧之來至而後謂之變證也凡紫色蛙聲餘分閏位為淵驅魚為叢敺雀為帝王之敺除者皆去暴從仁之兆是人之變證也而何不祥如之故亟亟中天下而立為三才之宗主在天欲其有順證而無逆證也在地欲其有合證而無睽證也在人欲其有治證而無亂證也誠以身之所關者甚大而德不得不以三才

之責而自任也
德致三才之順○知德隆則晷星之說則知惟德足以消在
天之變知有德則易興之說則知惟德足以消在地之變在
謹德則咸賓之說則知惟德足以消在人之變夫德者天地
人之所以立也在君則為君道之常經在天則為天道之常
運在地則為地道之常勢在人則為人道之常分日往則月
來寒往則暑來四時行百物生人曰天道之常然也然孰使
之君之德實為之也六合之向風九州之共貫土地闢田野
治人曰地道之常然也然孰使之君之德實為之也百蠻之
向風四裔之來王內憂之變不作外侮之釁不形人曰人道
之常然也然孰使之君之德實為之也是知有德則天道順

其常有休而無咎也地道順其常有合而無離逆人道順其
常有治而無亂也和氣致祥德其和之聚乎國家將興必有
休祥德其興之本才德之所用也大矣
立三極之道三〇融貫三才在君心感通三才在君德經理
三才在君政自古天道不能常休而無咎不可諉諸數之適
然有轉咎爲休之機地道不能皆祥而無妖不可諉諸氣之
偶然有變妖爲祥之理人道不能常泰而無屯不可諉諸時
之使然有易屯爲泰之法君以一身任三極之責心立而德
立德立而政立則一轉移間可使三極皆協於極矣滌桑林
之旱〻出郊之風天道之變者可常也否則乾封旱六月霜
陰或干陽〻或從陰天之不常誰爲之耶復鵩陰之彊返與

圖之地地道之變者可常也否則陽樊割闕田爭柔氣反怒剛氣反懾地之不常孰使之耶降弗率之崇格不恭之猶火道之變者亦可歸於常也否則會戎于唐通吳上國仁英勝桀義莫勝非人之不常孰使之耶

稽古偉議 推原三才之初○昔者洪濛未判太極渾淪當是時也孰爲天孰爲地天地且未奠位也而又孰爲人逮夫太極既判兩儀生焉穹然而在上者爲天隤然而在下者爲地兩儀奠位五行順布由是而人物生焉中天地而處者爲華夏環邊徼而處者爲裔夷此天地人三才之所以分也抑天非穹然在上而已天職元氣而無不覆幬者天之職也地非隤然在下而已地職元形而無不持載者地之職也人非雜

然中處而已而中國之尊四夷之卑以內統外以卑戴尊者人之職也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本有常氣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剛柔本有常形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仁義本有常分也天以常氣運於上何有於失常之變而為咎證地以常形麗於下何有於失常之變而為睽證人以常分處於兩儀之中何有於失常之變而為亂證一是自然之顯而已帝王成立三才○昔者三才之既立也而天何以全其所以為天地何以全其所以為地人何以全其所以為人而天地人所以全者緊聖人是賴而太古洪荒以來之聖人成立三才之功雖間見於書史載記之𡄙誕謾不經不必語怪可也逮至中古帝堯出焉夫子著書斷自唐虞始於堯典一編具

載陶堯植立三才之功日月星辰上而天道以之立焉方隅
坤維下而地道以之立焉人民夷夏草木鳥獸中而人道以
之立焉是堯之功不可尚也而一聖人之功既往又一聖人
之功從而續焉夏后氏嗣唐虞而興唐虞夏父子一家而治
者也唐虞夏帝王殊號而治者也夏后于其植立三才之功
而接續之功之續本於道之續精一執中是其中之同也授
受一道是其道之同也故述其功者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
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德之懋非
中之執道之受乎皆其所以植立三才之大本也

法祖嘉猷 藝祖以順致順○共惟我宋藝祖皇帝受命立極
而扶植三才之功上繼帝王而無愧日之重光星之重暉泰

階之平乾符之靈藝祖以之而立天道也濟岱以東交趾以
南雍梁以西燕冀以北藝祖以之而立地道也藩戎之國係
以羈縻淪陷之民思令返正藝祖以之而立人道也而尚慮
三才之寄非有莫大之德不足以終其事也而仁之爲德方
盡其所以植立三才之大本焉天應早生之祝天之立我藝
祖也以仁渡河書鞭之誓地之屬我藝祖也以仁横遭鋒鏑
之悼傷及爾生路之惻怛人之歸我藝祖也又以仁而藝祖
又以仁德之盡曲全其所以扶植三才之功故五星之聚文
明開運天道之順其常也何如一統之勢版圖皆屬地道之
順其常也何如獷夷强虜厥問不殞解髮遐荒稽首歸戴人
道之常順其也又何如

高宗銷去厄運○恭惟高宗皇帝再造中興當其初也乾文示變晝篤夕惕是天道之失常也坤維不靖內訌外訌是地道之失常也華夷大分冠屨易位是人道之失常也將聽之自然而已乎抑將反而盡其所當然乎如將聽之自然則三才之助順者皆漠無足恃如將反而盡其所當然則人君之所以致順者宜何如而盡之高宗皇帝立國氷泮艱以復濟自其敬天以誠凛凛乎當修人事之語無非所以致天之泰也保地以守汲汲乎大作規模之言無非所以致地之泰也懷人以南北兼愛俛首屈意於金虜之和以待其定無非所以致人之泰也雖其初年休運未即如意而持之以堅忍修德為善秉志不衰卒致休運之復泰道之升三才之寄得所

依賴而無負矣

詩文警段 殷憂所以啓聖○天下之事否泰之相乘剝復之相因治亂之相仍循環無端不容究詰人主以一身處三才之間上而天道由之而立焉下而地道由之而立焉中而人道亦由之而立焉而可能必其在天者有泰而無否也在地者有復而無剝也在人者有治而無亂也苟不幸處三才之變毋亦惟盡人事以銷去之爾泰而俄否復而俄剝治而俄亂國家百有餘年昇平之後而適丁此不如人意之事天反常而為乾符之示異地反常而為坤輿之失馭人反常而為夷狄之干正曾幾何年而他等變證皆備見之也然既泰而否亦烏知不否極而復泰乎既復而剝亦烏知不剝極而又

復乎既治而亂亦烏知不亂極而仍治乎泰不生於泰而生於否復不生於復而生於剝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造化無端陰陽無始人主亦盡人事以立三才之極焉斯可矣

弭變在於正心○古人處逆境不堪舉目之事不于其事爲處而圖之必于其本源處而正之本源所在莫要於人主之一心也心得其正則事得其正事得其正則貫通三才莫不得其正故正心誠意之主不過以吾之性天而調和乎乾符之天以吾之性地而奠定乎坤維之地以吾內閑心寇之功而全吾外扞鄰寇之功此蓋爲天地而立心爲生民而立極爲萬世而開太平何有乾符之不順序坤維之不順執夷醜之不順治者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盡誠而盡已之性人

之性且至於盡天地萬物之性一心之用其大矣哉
三才同一和順〇三才不可局而言之也穹然而在上者世
謂之天舉天而言則日月星辰風雷雨雹皆天之類也隤然
而在下者世謂之地舉地而言則江淮河海丘陵墳衍皆地
之類也林然而中處兩間者世謂之人舉人而言則華夏裔
夷草木禽獸皆人之類也吾非牽合附會以言三才之類也
蓋三才一和氣也天地人一至順之無矯拂也在天有自然
之常運吾以和與順而用天之道則天全其天而何乾符示
異之有在地有自然之常勢吾以和與順而因地之利則地
全其地而何坤維失馭之有在人有自然之常分吾以和與
順而正人之治則人全其人而何夷醜干正之有天得其正

則日月星辰風雷雨雹一是而皆正矣地得其正則江淮河海丘陵墳衍一是而皆正矣人得其正則華夏裔夷草木禽獸一是而皆正矣和乎和乎和乎和之功其大矣乎順乎順乎順之功其溥矣乎

緒語駢珠

中和位天地孝弟通神明　禍亂之作所以開聖人

篤敬行蠻貊忠信孚豚魚　災異之出所以示仁愛

多難興邦　亨屯而出否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殷憂啓聖　剔蠹而鑿蒙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憂先於事事何則憂　修人紀立民極　陰陽順布五行具

事至而憂憂何及事　握乾符闡坤珍　天地變化草木蕃

于其人而不于其天　四時行而百物生　日重光月重輪
于其理而不于其數　五穀熟而民人育　河出圖洛出書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辟土地朝秦楚
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一或失性時予之責　莅中國撫四夷

當今獻策　今日變異可慮○厥今天下何如哉數年以來有
大艱危有大拂亂前代之所未必盡有者于我聖明之朝層
見疊出未容縷舉姑以日近之可徵可懼者言之先時之雷
亢陽之沴雖損於往者乾符之示異然亦猶是天之變也前
之星孛大詟而不懼今之時微示其警者安知非天之怠於
我愛也切意其可畏者尤深於前日淸野之淮隨飇之荆移
治之江荒丘之蜀雖就加葺理之規模然猶是地紲之失馭

也前之不復經理者固未善今之若箇經理者安知果能復我金甌之舊業也切意其可慮者尚猶於前日內地之韃外地之韃垂亡之韃新生之韃雖近來無復日前之大侵擾吾中國得以暫安可為閒暇修政之計然虜情叵測兵機難料醜戎雖欲氷合復來亦安知其終不我毒也切意其可憂者方大於前日 夫是三者皆失常反正之事其為變異莫大於此然則如之何則可盍亦毋驚毋沮而修德圖政以回之也主上嗣變尤多〇切謂聖明當宁以來其得三才之歸向者莫甚於吾君其為三才之所震拂者亦莫甚於吾君曾記火災者凡數日食星變者凡數旱魃霖潦水災雷電之異者亦凡數而尋常氣序不正不論焉其乾符之變何可勝言曾記

錦城之蜀失險關隘已夷湖湘之守失備山徑透漏荆襄間不復可城淮甸間不復可屯長江外不復可撤控禦而往者三京之旋復旋失者不論焉其坤維之變何可勝言又曾記金虜亂我中華天假手而使就斃於韃靼滅金而侵犯我王略叟夷我人民虔劉我邊陲蕩搖我封疆殄戮我郊保憑陵肆欺人怨神怒而一二小醜乘間竊發以資我斧鉞者不論焉其夷醜之變又何可勝言然卒亦風休冰釋於不動聲色之頃幸耶福耶正統之足恃耶無亦三綱五常之素正而三才不能外此以有立故雖處變而不敗於變也

盡其弭災之本(□)倚不可常者以為福則福不可恃倚適然消弭者以為幸則幸未幾而敗隨之方今天有泰階未平之

變地有坤珍未効之變人有斎戒未順之變此之爲變皆變之大者也非特如瞽史之學指天文地理人事中瑣瑣者以神其推測灾祥之驗也是必爲天地人之主者以一身性天之天而仰契其在天之天以一身心地之地而俯臨其在地之地以一身爲人之人而宰制其在人之人則天道順於上地道定於下人道安於兩儀之中而目前無非大和極治之應矣

生意收結君相同心致泰○抑回三才之泰者在人主而助人君以致泰者在大臣易之爲卦自乾坤十二變而爲泰諒亦致泰之難矣在天有一象之少差是乾符之示異非泰也在地有一方之未奠是坤輿之失馭非泰也在人有一被髪

左衽之民未安於夷醜之定分是夷醜之于正非泰也泰必爲義合天地人交順而後謂之泰然必上下交而志同也必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以開泰之君子輔開泰之人君三才如之何而不泰善乎陳平識爲相之職有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塡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相職之所關如此宜乎輔一人以同致其泰方今聖天子念玉燭之未和而側身修行思所以和之念金甌之未奠而保境息民思所以奠之念夷醜之未順而守衛中國捍防外患思欲兼内夏外夷而一正之上而吾君既以三才之任爲已責下而吾相又以輔佐天子爲已責則木飢水毁之變自是消矣靈關玉壘之險自是全矣裔夷左衽之難

自是不作矣君相以三才而重任其責三才亦以君相有道

而兼保其順草茅何幸身見太平

消變在於建儲○雖然天下之事變非以三才未順異證交作爲可憂抑以三才所係大本未立爲可憂厥今三才之大本伊何蓋非儲嗣之未立天地人災所憑藉反休祥而見乖沴耶若觀漢自元成以來權臣擅命而又哀平短祚國嗣未立當時所謂反常干正之變意者皆爲是而作而杜欽谷永諸人對策奏封之指諸事而不及之由今而觀其懷奸貢諛息姑有存非忠於漢者也夫易之有震震雷虩虩恐懼致福者也而有取於不喪匕鬯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之義蓋震以長子主器而震驚之世尤當急先於此事變至今日何趣

虩虩之驚在天在地在人三者皆有反常干順之證是大變也是大異也抑於災沴危眚也而國儲之議言者急矣聖心淵淵必有所主草茅憂國敢以此策爲當今消變弭災第一義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董仲舒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賢之蕭 孔光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 林許 張廷珪曰古者多難閒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爲福也 胨沐衛

歷代事實 成王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皇漢宣王

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諫證晉司馬侯曰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左昭四年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左昭七年齊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左昭二十六年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司星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史宋世家漢文帝詔曰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誰二三執政思朕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本紀

宣帝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本紀魏相敕掾吏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本傳劉向封事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本傳梅福曰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之危皆母后之家也杜傳唐魏徵曰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暵之災遂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所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

紂漸陸贄曰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謂必有變固非

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夫理或生亂亂或資理無難而失者忽
萬機之重而忘憂危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敎愼
也今主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
在尅勵而謹修之秫

皇朝典章 真宗景德元年上之初即位也李沆日取四方水
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不足煩上聽沆曰少有憂勤足爲儆
戒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觀仁宗景祐四年衆星流散
月入北斗韓琦言人事失於下天變發於上惟責躬修德所
以除患而福至猶影響相應之速也 慶曆八年帝曰春夏
久雨朕日蔬食禱于上帝文彥博曰今景氣登晏實聖德感
通也 神宗熙寧二年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

失所致者富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危亡無幾矣此姦人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吾不可不速救即上疏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熙寧二年上憂旱甚富弼曰陛下能以至誠應天則天必應同天節罷上壽是日雨弼曰誕日特罷稱觴所以遠動天地

哲宗元祐六年五月朔日食朱光庭上疏請修德應變王巖叟言人君觀天變要當恐懼修省梁燾言銷變之速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　高宗紹興三年詔曰地震蘇湖朕甚懼焉蓋天之降災應必隨至咨爾在位有能應變弭灾輔朕不逮者極言無隱聖政　紹興二十一年淮東奏北邊蝗虫

爲風所吹而至盱眙楚州界者不食苗稼復飛過淮北仰見皇天眷佑之意陳康伯曰皆聖德所感鄰境聞之當自懾服上曰使其聞之必不妄作矣　孝宗隆興元年胡銓奏陛下憂災避殿減膳蝗虫頓息天理去人不遠上曰朕遂日禱天蝗虫滅安可不致誠銓曰陛下行之不息豈特滅蝗虫亦不足慮　淳熙七年上曰近頗乏雨昨晚方欲祈禱半夜遂得雨可喜雨既愆期朕不敢忽上覩雨笑曰此雨從何處來雄等奏從陛下方寸中來人主一念克誠天實臨之陛下誠心愛民宜其感格如此（聖政）

先正建論 端拱二年田錫上太宗曰詳延忠鯁之臣詢究災祥之理弭災有道正在此時變沴致祥屬當今日若旱沴不

已歲歉相仍盜賊竊蒲伺隙而動狄狄乘飢饉幸災爲寇是則國家之慮實深朝廷之憂不淺也　康定元年葉清臣上仁宗曰臣聞王者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君政有治亂天應有災祥蓋天人相與之際係君德之感通奉天子民義實一體昌治之世未必無災欲治之主能以德應則變災爲福衰亂之世未必無祥庸暗之主德不能堪則反祥爲妖故治亂災祥不可常在德之厚薄耳　慶曆三年范仲淹上仁宗曰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亂必由生何哉紀綱寖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慼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旣無變通則成長

乂之患　元祐八年范祖禹上哲宗曰仲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節令不時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於人君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則戒敕之若其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能下畏而不敬戒則大異將至矣是以迅雷震則君子恐懼脩省迅雷風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陛下戒之謹之無忽天地之小異側身修德以銷災變於未然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四海幸甚

文集菁華 蘇頴濱云頃者水冐京城日食季夏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爲其驗而臣以爲不然蓋臣非以爲不爲災也以爲天地之遠而至於爲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大

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懊沮而不振以至於是

呂東萊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爲佳祥而景星慶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爲大異而彗孛飛流鶂犨牛禍之異次之李太伯曰畏天者昌習天者亡何謂畏天高宗成王是也何謂習天元成是也非所常見而見之必懼懼必畏之情同而所畏不同明王思之以爲在德德修而災異銷然後愈知之天之明而德之盛也闇主思之以爲在數故任數而不修德德不修而禍未至然後愈知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久出災異以申勑之彼必曰前既無定此奚爲哉亦數而已矣災異愈多不懼

愈甚耳目於聞心習於思習之久則不聞不見不思焉耳然後上帝之怒不足獨當下延衆庶上累廟社甚可痛也

消弭災變二　以乾符協順立說

策頭 清明在躬純亦不已人主體天之實德遇災知懼側身修行人主畏天之誠意也實德不孚於天變未形之先誠意不加於天變已形之後而徒泛泛然舉故事飾常典則不過爲應天之虚文而已矣愚嘗妄論天人之際而要諸人主之身切以爲人主有體天之實德則盡其在己而不求其在天有畏天之誠意則因其在天而復修其在己盡其在己而不求其在天者固所以同乎天也因其在天而復修其在己者亦所以格乎天也堯舜有天德出寧之德其德無愧於天矣

而勑天命於時幾猶嚴自警之誠湯有一德克享之德其德無慊於天矣而欽天道於永保猶嚴自惕之念蓋體天之實德人主所以對越造化也畏天之誠意人主所以欽承造化也對越造化而無愧則欽承造化亦無愧古人與天為徒何莫不然或者體天之實德蔑聞畏天之誠意邪篤乎時未能無愧於造化而一旦徒舉故事飾常典吾恐虛文不足以感格矣

策段 若昔聖帝明王與天為徒凡所以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之地無所不用其至而所以躬行踐履於暗室屋漏之間無所不造其極剛健中正無非天也舉動語默無非天也喜怒憂惡無非天也相孚於不識不言之境而相與於無聲無

臭之際蓋吾之天已默當乎天之天矣夫是以對越在天舉
無所愧而和氣之充塞乎一身之間者固足以財成天地之
道輔相天地之宜將見五事之各得其宜五行之各遂其性
亦安有災害之或生禍亂之或作哉
宣王雲漢之異誠非細故也而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百姓
見憂論之者曰社方禋祀之交舉此特宣王期弭天變之文
也而側身修行所以見憂此乃宣王期弭天變之實也詩序
最善推明宣王欲銷天變之實不就其社方禋祀處而泛言
之惟就其精神心術處而切言之而側身修行幾若措身無
地斯時斯際宣王正欲銷天變之精神心術也而又見憂之
誠昭白於百姓是宣王精神心術之運流通乎信於百姓之

心也古今豈無欲銷弭天變者社方禋祀宣王若也而側身修行不宣王若也側身修行循或宣王若也而所以側身修行之誠貫徹於百姓而民喜樂之者果不宣王若也是無怪天變之難弭也

應天以實不以文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遇灾而徹樂禮也而慶曆天子曰是虛名也遇灾而避殿禮也而熙寧天子曰是文飾也旱而損膳若敬天矣而曰不足以塞天變屏而罷宴若敬天矣而曰不足以塞天變自古有祈禳而以祈禳爲末術自古有祠禱而以祠禱爲具文吾祖宗之世非謂常典不可舉故事不足行也蓋帝王嚴恭寅畏固自有道小心翼翼肅然於未變之先洋洋如在竦然於遇灾之日殆非崇

飾虛文徒爲美觀而已矣是故蠲租減賦誠至恩也然使平時推肌剝髓日朘月削一旦矯爲蠲減之詔人誰信之決獄慮囚誠盛德也然使平時獄犴淹延桎梏魚貫一旦矯爲疏決之令人誰感之去牆壁之虛文播朝廷之善意必使言皆實德事事皆實政而後祖宗之仁心盡矣

事料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胤征）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咎天戒（[illegible]）成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我將）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金縢）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大誥）

消弭災變二　以坤維遠馭立說

策頭 德可遠揚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之外尚勞守備地可

使闗民可使聚而環數千里之區付之清野茲非當今坤輿之大變乎夫有進取天下之勢則圖進取而不成者其勢有足以自強有恢復天下之謀則圖恢復而不遂者其謀猶足以自振愚嘗捃摭江左之秦喻籌度當今之殷鑒其有見於東南之形勢其有感於東南之人謀東南之形勢用之皆進取之鎡基東南之人謀用之皆恢復之韜略向也猶欲挾之以爭天下今豈不能據之以自雄於一方向也猶欲大之以圖中原今豈不能斂之以自鎮於一國直為是凜凜焉數百里之外而尚勞守備數千里之區而付之清野吾固以大變異目之而深為長駕遠馭者不滿也

策曰國家再造立國東南以土壤全勢而言吳倚蜀爲頭目

荆恃襄爲藩籬江籍淮爲門戶今擾擾矣吾之青氈不可以不復也然而向也猶伏是以虎視于河洛而今何不能也淮東之險於水淮西之險於山荆陵上流之險於江今岌岌矣吾之風寒不可以不護也然而向也猶籍是以氣吞乎西北而今何不武也形勢無非前者之形勢進取雖不足退守則有餘矣籍曰進取之功未易成也則復其所當復守其所當守其庸已乎人謀可爲前者之人謀恢復固未易自立則蕪難矣籍曰恢復之謀未易遂也則取其所可取盡其所當盡其庸憚乎　嘗因形勢之說而有感於祖宗長駕遠馭之略焉藝祖立極以來海岱青齊吾東土也梁雍邠岐吾西土也樻徼交瓊吾南土也冀定燕代吾北土也吾何適封之有尚

宗中興駐蹕吳會而後始以東南之形勢為形勢始以東南之人謀為人謀然吾之形勢控荆襄以包舉乎河洛瀦兩淮以囊括乎山東阻巴蜀以并吞乎關右吾之形勢無非進取之形勢而非三國六朝比也吾之人謀如李綱趙鼎之建明如劉錡岳飛之規畫如韓世忠之籌度吾之人謀無非恢復之人謀而又非三國六朝比也然而形勢之未遽用者豈無所需人謀之未遽遂者豈無所待夫何粗尚稽誅而吾東南進取之形勢日蹙日褊淮為石田矣荆為墜甑矣自江以外為清野矣自東麾以往為不爭之閒田矣形勢自削如此人謀不武如此伊誰之咎且鄙諺曰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伯今曾諺之不如也　為今之策蜀不可不亟理也淮不可不

兼理也襄不可不先理也幸毋曰禪已亡而孫氏存李平而司馬興有吳者可無籍於蜀也幸毋曰孫氏塢濡須而足以抗魏陳氏恃長江而足以拒齊有江者可無賴於淮也幸毋曰西陵叛而終斃於吳襄陽失而終歸于晉江陵既重襄陽當自復也如將復其所當復則蜀也淮也襄也皆所當經理而繕修也三邊復還舊規又自是而經理其封略則豈惟恢復高宗再造之規模而進取藝祖肇造之基業有不難者坤維遂馭皇圖四關顧不韙歟

事對 周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柳封建論）劉寵南陽項救河取二方分崩一离一合（揚子）三河未澄四關重擾金湯失險車書共道（賦）晉氏不虞自中

流外五胡扛鼎晉帝衡貨大曆正元間賊夫貪心淫名越號走兵
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志蕭
籲譚忠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
數窮必合劉僚怦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明
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
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平淮西譯自唐失其政吳暨南唐
姦豪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貪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山川亦
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眞人作
而天下同炆五代 本朝太祖開寶元年一夕大雪幸趙普第上
曰吾睡不能眷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南征
北伐今其時也長編曾鞏進太祖總叙粵蜀吳楚甌閩之君分

天下爲九曰帝與王傳子若孫更數十歳編名因虜並聚鬬

下四海之内混齊爲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

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𣀔神宗元豐元年上每憤北虜

倔強慨然有復幽燕之志即景德殿庫聚金帛爲兵費御製孝

宗乾道七年上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如爾

朕念虜讐未復宵旰不遑允文奏陛下不以萬乘爲樂而以

中原久陷腥膻爲憂自古帝王所不及聖歎

消弭災變四　以夷醜欵塞立說

策頭奮不侔夏夷不並華中國全其爲中國夷狄安其爲夷

狄此夷夏之大常也足顧居上首顧居下夷狄憑陵乎中國

中國取輕於夷狄此夷夏之大變也天下變凡幾端有天文

之變有地理之變天文之變日月薄蝕星霜陵闘愆陽伏陰淒風苦雨違常期而迭見者皆天之變也而天下之大變不在是地理之變山嶽陀頽江海涸竭木饑水毀凶荒札瘥間常歲亞輒見者皆地之變也而天下大變亦不在是天下大變最患乎夷狄亂華夫中國內也夷狄外也中國陽也夷狄陰也中國天地之正氣百代帝王之相承也夷狄蛇豕之異類僻方徼塞之窮居也本不相及也本不相干也豈至於陵犯中國而㬥滅中華苟或至是可謂天下之大變而非天變之猶可轉禍為福也地變之猶可傾否為泰也謂之大變固宜

案段思昔帝王之世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一變也其在虞

朝何變如之玁狁孔熾大邦爲讐亦一變也其在周朝何變如之然虞周聖人非失道以來夷狄之變也直世至中古狄患漸生聖人以堂堂中國衣冠禮樂之正統聽其自來信其自去不與之較强弱曲直彼雖犯順殆猶浮塵之翳太空耳吾中國本自明刑弼教本自揆文奮武本自修車備器本自常德立武亦非儆惕於外侮倏發而後爲是也逮其中國之分常尊夷狄之患自息而聖人亦固安之何心之有

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厥後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而辛有之言適驗春秋傷之蓋傷中國先變爲戎而後戎患生焉此天下之大變也自是以來春秋以吳楚亂秦以胡亂漢以匈奴亂曹魏以鮮卑亂晉以

五胡之亂極矣夷夏反常冠屨易位其禍痛不忍言往往中
國皆變而夷矣南北之際元魏夷也六朝非中夏正統中之
夷乎至隋而又以夷狄得志是天將稔夷狄之惡而斃之也
自隋而唐吾望其能以中國自立矣而夷狄之禍復熾轉唐
而五代耶律德光之事從古以來無之是可以見夷夏反常
之禍一至於此甚可畏也亂極開治聖宋龍興雖當夷狄積
強之餘遼人梗北夏人擾西而華夷兩強狄患終不得熾夫
何金虜倏興適值國家厄運中業之禍有自來矣尚賴我高
宗匹馬南渡再造中興百有餘年無復有外侮不可支持之
患而比年以來金亡韃興恃強犯順幾使我不堪爲國非夷
夏反常之事又至此而愈極耶自古以來夷夏之大變有二

五胡之亂一也耶律德光之入二也金虜之禍三也而至於韃禍則又甚於三虜其為天下之大變異也何如近年以來雖以內釁而斃聞以新立而弱聞以他族竊立毫制而暫退又聞以天禍人怨事力不繼而暫竄伏於穹廬然鷙鳥之將擊也斂翼困獸之將斃也猶鬪孰知繼此終不動乎幸而殄滅則新生之族其以輕自處乎其不以輕自處乎其不以輕自處則中國之憂方大而遲其或以輕自處則中國之禍尤迫而速矣

謹按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通西戎以斷匈奴右臂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漠南無王庭通西域孝宣撫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

世稱藩實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王莽始開邊釁贊 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永初之間群種蜂起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燒陵園剽城市段氏始殄西種卒定東寇後羌傳房元齡諫太宗曰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致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陛下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本傳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